峨眉山志

序

山水之勝以人益彰非遊無以得其眞非文無以成其趣然世有馳心聲利而浮慕乎登臨之樂者雖日事憑眺而

於性情無少裨益此不可以
言遊又烏足以論文乎惟負
高世之志辭然塵表當其升
高臨遠心曠神逸而後名山
洞壑之奇以我胷中灝氣合

之直可與之爲一耳今夫梁
益之山奇秀特出而巖居蒙
背實爲南戒之宗蓋所稱天
下之名山也古來文人才士
留連山水者多矣而稽之載

藉能言衆眷之奇者絕少他不具論卽如司馬長卿楊子雲之屬其文詞擅名千載觀其所賦不過曰絕限曰重阻而已似未嘗與此山相周旋

也乃若蘇氏父子世居其下
至人謂秀氣所鍾發越太過
艸木爲之不芳今試取三先
生集讀之未有紀載詠謌之
作剿其未能登涉也審矣噫

登名山之與文人奇士相得而彰者固是有數乎抑其靈淑之氣不肯輕爲發泄將蘊其幽潛之致而以需其人乎余同年蔣太史虎臣夙負少

文之僻芒鞋竹杖遍遊天下
名山水獨慕峩眉之勝泛舟
金陵由荆門泝三峽悠然長
歗徑造兹山之麓至劚一瓢
一笠如山人道士世幾不能

以青瑣貴人物色之且其庭然抱痾體不勝衣乃窮幽極險攀躋而上卧青雲之端者旬日於是巖巒之聳拔林巒之逶迤雲物之兇怪與夫日

月晦明之互異寒暑氣候之
不齊山之眞形變態靡不畢
擧目接神契洞然予中而靡
幾得我省之全矣乃凌空而
下就所謂伏虎寺者而休焉

因慨然以峩山之志是問訪
遺遺帙乃得井研胡相國薊
潭先生所著譯峩籟曁吾同
季上南遺張公玉甲新修山
志驗之以耳目之所聽覩證

之以載籍之所傳述删其繁穢標以新奇上察星躔下稽形勝舉凡宮室瑰麗臺榭玲瓏高僧羽客異卉珍禽莫不考核精研敘致瀟灑而於藝

文尤加意探討黜荒陋擷菁
華使讀者爽然心目復著志
餘一卷辟諸紕繆妄傳之說
歸於雅正即古人詩句或以
一眥興致有累明德者必友

覆言之殆夫忠孝節烈備載無遺繙閱之餘令人擊節蠡與世道人心大有關切而不僅爲探奇選勝者之資也哉山一志於是而集其成乎然

則所謂幽潛之致蘊而不發者正有待夫太史也乃太史之登峩眉心凝形釋果能得其眞而窮其趣是非胷中灝氣與此山之奇合而爲一者

豈易至是哉余自少時聞人談三峩之勝卽爲神往長而宦遊南北鹿鹿風塵不復萌蠟屐之想及今出撫梁益封內山川余皆得而主之又嘗

榛莽荒翳捁据不遑比聞太史在峩欲往從之輙復不果竊歎山水與人相值而得遂其遊覽之娛者亦自有夙緣而未可强也今太史生於江

南數千里外杖策遠尋而爲
玆山底不朽之業以覩楊馬
三蘇之生其地而不得遊與
余之忝爲地主而不暇遊者
其於山水之緣爲何如哉是

則山靈之與太史其相須不可謂不殷矣余乃因太史之請而爲之序

嘗

康熙壬子嘉平月穀旦

賜進士第通議大夫巡撫四川
等處地方兼理糧餉都察
院右副都御史加一級蕪
臺羅森題

序

西蜀之有峩眉坤輿一巨鎮也北控三川南界百蠻幷鬼之所照臨神僊之所窟宅雖祀典不在五嶽之列而功實

過之禹貢紀載而後嘗兼任
豫張華酈道元輩表章精奧
不一其人宜矣余奉
命撫蜀職在奠安嘗懼一物失
所貽山靈羞甬下車值有採

辦楠木之役單騎邛郲探尋

運道因得一登初地而軍務

旁午倥傯言旋其中谿谷之

幽異風雲之變幻恍惚一寓

目耳然以險遠崎嶇藉藏陳

請蒙

恩罷採民獲休息雖

皇仁覃敷不可謂非茲山之靈

默相而呵護之也余性耽山

水而拘牽官署毋憑欄送目

覽三百里外雪炎雲影遙遙襲人襟袖欲尋古人紀載以當臥遊而兵燹之餘燬失殆盡一日川南憲副曹君持峩眉山志相示則憲副啓其事

而余首闢圖說出迺代胡蔚
潭相國手脩志凡例斷自蔚
虎臣太史嗟乎茲山之在西
南詎止比肩於嵩岱衡廬武
夷雁宕之勝登茲山者詎無

有好遊如尚平康樂其人者乎往哲無聞歌詠中絕河山之變增人悽感然所載古蹟勝境若兖若嶧若臺若樹以迄於藝文志餘剟諸几案綽

然如淩嵐霧之幽濛沆瀣之
莽泂也宗少文曰横畫三寸
當千仞之高横墨數尺體百
里之遠余無俟筍輿邛杖而
坐收茲山之奇秀焉又爲之

一快矣抑幾倉有夘翰之功於蜀而歷祀遊五嶽說者以爲名山之隱逸也者胥

康熙戊辰歲仲春之吉

賜進士第通議大夫巡撫四川
等處地方提督軍務都察
院右僉都御史楚黃姚締
虞撰

序

大峩之高天下仰之皆入如王逸少以耳順之年猶歆慕不已見於與周益州及譙東山之書願得一遊以爲快而卒未諧其志蓋以蜀道之難於上青天也而況峩爲天

外之天乎考法象志云天下山河
之象存乎兩戒北戒自三危積石
負終南地絡之陰至濊貊朝鮮謂
之北紀南戒自岷峨嶓冢負地絡
之陽至東甌閩中謂之南紀是岷
山爲南戒之宗矣五嶽遊艸云天

下名山太華險絕峩眉神奇夫神
奇二字可以彷彿峩眉之大槩則
耳目志有曰海山微茫而隱見江
山嚴厲而峭卓溪山窈窕而幽深
塞山童頽而堆阜以語於峩眉皆
壤垤也余向亦企思入之宦蜀六

載雖登峯躋極之緣尚爾有待然毎放舟平羌江上舉首即見峩眉其矗立青霄嶙峋聳拔之勢洵足壓五嶽而伯仲崑崙者余不及足遊而先以目遊蘇子贍詩云不識廬山眞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安

知余身不在峩眉之中不及得峩之眞面目耶曾賦白雲堆裏望峩眉以見志適因公寓錦官

素徵曹憲副臺以峩眉山志相參訂余讀之見其洞壑林巒之幽邃佛光聖燈之奇幻高僧眞人之接

踵宮觀樓閣之衍庶古蹟異事之流傳文章詩賦之陸離向徒仰幾之高而今知幾之大也向纔付之目遊而今已得之心醉也他日者余得躡屩而登將攀躋而求焉抑使天下之人身未即幾者手攜是

編可以當臥遊焉儆
素徵憲副臺之殫心畢力廣蒐博
諏曷克臻此其有功於我省者大
矣昔李龍眠僅圖嘉陵江山水尚
堪豁人耳目而況於傳名勝之巨
靈繪七天之奧府乎其足不朽也

何疑遂特言於簡端

昔

康熙丁亥歲季夏日

中憲大夫知馬湖府事山陽何源濬梅莊題

序

杜少陵題王宰所画山水圖有云咫尺便應千萬里謂崑崙蓬壺可聚視於尺幅之間又宗炳暮年嘗画山水於屋壁以為臥遊誠以天下之大山川之廣一人之足跡豈

能遍歷故於画圖中以彷彿名山大川之槪葢善讀書者猶可於千百年以下想見千百年以上之人接其音容笑語如居一室況山川有形可攷從画圖中見者又不如從書籍中見之之詳且悉也遡余

宦跡所至頗窮山水之勝聞西蜀有所謂峩眉山者既高且大可觀願五嶽但僻在西陲非遊幸之地故祟望不及焉以乙丑年奉命廉察是邦思欲一登其上極生平之大觀乃以

王事靡盬不遑朝夕竟不得高尋
而問眞源焉間有從峩眉至者爲
余言峩眉來自岷山連岡疊嶂延
袤三百餘里至此突起三峯其二
峯相峙宛若峩眉然自麓至巔約
七八十里其間奇峯怪嶺則如虎

踞龍拏斷壑危巖則如蟬聯猿挂
陰晴變幻俯看雨積於下方樓觀
參差近見雲生於梁棟隨地畱高
人之跡絕頂開普賢之場至佛光
掩映則千嶂凝輝聖燈縹緲則十
方普照誠神仙之窟宅宇宙之奧

區也寺聞其言因有一峩眉在意

中矣今　觀察曹公以名山在隸

建南躬倡同事諸公延集名儒廣

蒐博採輯爲峩眉山志凡峯巒寺

觀無不悉載其名碑碣詩文又復

各詳其事較向之傳於人者益詳

聞所未聞披覽之下儼然如列峩
肴於几席之間飄然如置此身於
峩肴之上凡已至峩肴者可以按
籍而求即未至峩肴者亦可揣摩
而得安在不可效宗炳之臥遊哉
然則此志成人固不可不登峩肴

亦惟此志感人又可以不登峩眉

矣以千巖萬壑總不外此一帙之

中殆少陵所云咫尺便應千萬里

者是也時余備藩西江將登舟矣

乃爲此序以志諸公不朽之業且

聞西江有匡廬亦復差峩崒嵂殖

東南之勝行將攜此志以問五老之眞面目庶以心遊竊省者以身遊匡廬山靈想亦不我訝也

旹

皇淸康熙歲次戊辰孟夏穀旦

通議大夫四川等處提刑按察使

司按察使今陞江西等處承宣
布政使司布政使襄平王業興
撰

序

昔歸震川云文生於情情生於文不本於情徒舉故事驅一世之人以虛文爲不得已君子傷之今憲副素徵曹公徵峩眉志序於余余緬想震川先生之言而有合也

因敬謝不敏　素老索之再余復謝如初　素老曰公得毋以山不在高有仙則名今之峩眉不古若故不屑一言以弁簡端歟予曰否否憶自岷嶓既藝蔡蒙旅平峩眉列四名山之一即與五嶽四鎮伯

仲兩間其岧嶤崒嵂奧幻靈奇凡名公巨卿攀躋勝遊寓目賞心情之所鍾發爲文章不知凡幾經志幾經序矣余又何庸言哉　素老曰公且猶爾爾也予言毋乃戇乎余又曰否否昝張紘賦武庫陳琳

爲之氣殫陳壽志三國湛明爲之壞書王延壽賦魯靈光殿蔡中郎爲之援筆獎眉有我　素老梅莊

闡其神奇鉤深致遠無異張紘輩之作賦者然珠玉在御自無所庸其瓦礫余誠何庸言哉　素老復

作而言曰信如公言吾過矣吾過矣幸公勿靳一言爲我眷開生面可乎余戛曰否否余聞石門飛瀑經康樂攓剔而出匡廬衆嶂惟明遠壯遊而歌天台神秀有輿公賦觀而賦至於五老玉女仙掌蓮華

以及紫霄峋嶁諸名勝罔不賴騷

人名士躡屩聚糧歷覽臥遊而後

詩詠篇章彪炳於汗青振振不衰

君幾番高出五嶽秀甲九州記載

頗詳雖蜀旅經劫灰而幾番面目

無損毫末於天壤間又何藉余言

乎且也菊潭宗伯歷遊三而夢遊

一故有繹䖍鑽之著虎臣太史曾

寓䖍山因取䖍鑽而增益爲志梅

莊太守毎得放舟平羌江上望見

其𡾰立青霄崚峋聳拔之勢而始

有白雲堆裏望䖍眉之句至我

素老分霜建節巡彼建南㦲省隸在化疆脩廢舉墜集大成而山志備卒虎臣太史所未卒之業許菊潭宗伯所未詳之勝皆震川先生所云文生於情情生於文者是如余湔蜀甫經年官署距㦲省數百

里而遥持籌鞅掌未得如胡宗伯
之歷遊蔣太史之托寓僉不得如
何太守往來平羌江上放舟遥望
在峩眉既不知余余亦猶未覯夫
峩眉也語曰未同而言余與峩眉
之謂矣與其徒舉故事蹈虚文以

貽君子羞曷若其已之便　素老

曰公不聞禮乎禮云山林川谷丘

陵能出雲爲風雨見怪物皆曰神

有天下者祭百神諸侯在其地則

祭之三義爲天下名山而適在公

邦域之中公爲方伯職古諸侯[illegible]

王制所云八伯各以其屬屬於天
子之老二人者是也予直左右公
分巡南服而猶以脩廢舉墜爲已
任矧公分在旬宣倘奉
聖天子命脩祀典祭其境內山川我
胥其嘗在所禋祀矣祀且猶公任

也志序其可忽乎哉余瞿然曰微公言余幾罹相亂之誚矣然究未嘗測幾眘端倪即言亦無足爲幾眘重惟就素老敘漫書其略以附諸公後

旹

康熙丁卯歲季之吉

賚政大夫四川等處承宣布政使

司布政使鐵嶺李輝祖蒲陽題

序

伏虎可聞禪師告予曰自位置混

沌氏來一丘一壑悉具精意不得

名公鉅卿韻士逸流而表章之幾

爲兩間贅物茲坤輿巨鎭如袁山

以大光明頂沿爲釋氏區寓然邈

前徽窮後起聞者憂傳述之異岐
見者慮心思之眩惑即
相國胡公　太史蔣公以躬親神
遊之所尚未獲闡發其秘考覈其
詳遂致神奇面目終未大白於天
下今始得

憲副臺曾公博文廣識細加討究
晉倡壽梓殆再來人其學宦身而
爲說瀘者乎躬其盛者高颺言以
共附不朽乎曰唯唯峩眉之山居
滇蜀峩眉之名徧域中乎幸蒞斯
屬藉楠木之役得薄遊其地覽其

卓立特峙紆廻變態造其極者俛視一切無復塵世慮登其巔者覺天外數峯有閒冷之致而徒慕其異者目未及覩躡未及履憂夢乎難言之矣夢遊天姥罕有其匹臥閱名山卽不乏人使不得援豁而

求又屬終古僅事義之宏志于纂有心而未逮也忻逢
道憲秉鉞南川事關地方百廢具舉爰取舊帖而增輯之遂成大觀在出二酉之富擴八識之緣公餘必不費經營以卜異日之大議論

大文章纂史續乘已先窺餘緒況

潑仁厚澤久洽建南寧必俟志峩

山始知其為再來人也哉夫

普賢以前有峩山普賢以後猶然

一峩山志峩山凡以為峩山也非

啓依佛之實也有此志而峩山亟

序

余童時嘗聞縉紳先生有言曰蜀中峩眉之秀甲於天下心竊向往焉慮無由而得覯僕僕風塵不知幾易星霜然中懷未嘗置也及初授開州通判簿書鞅掌勞勞

王事又幾經裘葛迨丁艱回旂讀禮服闋

之日鑯擧嘉州則忻忻然私喜曰似可以獲我所願也詎意紅塵間阻惟遥覩高峯難近清涼之地終日裴山之麓竟未能隨喜上方也今年三月初旬撫軍諸上臺不以余爲不肖委署斯邑簿書之暇乃於閏三月秘箭騎登山拜訪可聞和尚坐談之頃機鋒了徹悃

性堅貞開拓伏虎叢林宏厰堂中樓閣
煥然大觀蜀剎無彼接衆往來僧俗日
食不下數百可謂善述善繼者也其法
徒與峩江南迎藏歸來願猶未已欲纂
脩本山志書適余至而强余以敘余旂
人何以文爲且名山福地銀色世界勝
槩最多已先我而道悉者余何深足惟

敘其己巳年閏三月余曾到此金敘余
年半百甫能如童時之願云爾

嵒

康熙歲次己巳孟夏穀旦

嘉定州通判兼攝峩眉縣事范士聯泰

茹氏

序

嘗讀冀越通云地脈向中國來者三支南絡發崑崙迤東南而行至大峩山直南折而東為五嶺復折而東北大盡於建康其支絡於吳閩越是峩山為崑崙之次明矣故

有伯仲之稱又讀書記洞詮云三峩高出五嶽秀甲九州震旦國第一山也顧其山不入五嶽而列於四大名山之一其初爲天眞皇人師廣成子所居軒轅黃帝問道於此援三一五牙之經繼爲普賢菩

薩道場設化城居大衆三千八有佛允聖燈之現而琳宮梵刹踵事增華遐方瓣香重繭遠進遂化而爲釋氏區宇矣而要之峩眉固自峩眉也善乎胡菊潭先生之言曰斯山眞面目不隨蓬海三淺知言

哉然往古來今事蹟變幻如駒牛
而仙歌鳳而隱刺蟒以救黃冠蹄
虎而渡溪漲入之異也龍子可搁
桫欏燦爛雷鳴於山腰雪積於盛
夏物之異也洞傳伏羲鬼谷徑險
鶺鴒鑽天空樹老僧定數百年兜

羅縣雲鋪幾千丈景之異也其他幽奇奧邃莫可殫述題詠記讚累案盈緗不有山志烏乎稽考自明代己卯菊潭先生遊幾已云東山志舊著罕有存者惟翰廣文志祥有山志脫稟菊潭謂其蒐羅搏而

未精考核詳而不要去取臆而附會多先劣於山史一卷經菊潭評騭其書遂不傳矣乃菊潭先生三次登錢著繹錢嶺後三十餘季金陵蔣太史虎臣寓錢山始取錢贛稍加增益爲山志然太史被二豎

相侵艸艸卒業倫次欠楚未付剞
劂而捐館匝是尚闕焉有待其稟
藏於可聞禪師之笥余以今
上之二十有五年奉
命分巡建南幾眷乃吾隸也念境內
名山大川不有以表彰之不可況

脩廢舉墜尤關職業失今不志後
將無述爰取虎臣太史脫稾與宿
士商訂重加脩飾分條斯項請訛
者正之紊亂者清之繁蕪者裁之
蹟無與於茲山者去之事可紀於
近今者增之一鑵墨閒而裒之山

水形勝宮觀殿剎人物古蹟詞翰藝文瞭如指掌㸌若列眉可以備籍擕可以供卧遊葢自是而栽乃有山志矣亦以成菊潭先生虎臣太史二公未竟之緒而余且得邀靈於名山以遣曠事之譏云爾

康熙丁卯歲季夏之吉

中議大夫分巡建昌道按察司副

使今陞貴州等處提刑按察使

司按察使錦州曹熙衡素徵題

序

蜀峩眉爲宇內四大名山之一甲震旦而伯仲崑崙居極稱心嚮往之顧蜀距三韓遠且萬餘里安所得龜茲枕一臥遊耶曩者蜀罹攙搶蒼黔危阽我

聖天子軫此一方爰出大師戡定余叨
命監建南督軍糈馳驅蠶叢左瞻井
絡間插空萬仞其爲南戒之宗一
仰止甚邇也維背艱阻備嘗冒瘴
雨拂蠻煙夙夜無已媿之流馬之
術又不屑計量沙求所爲免庚癸

而資鑑觀以曾無罪於
脩書者方倥傯之不暇而暇於登臨
乎哉幸而飛輓無愆膚功克奏俾
我鐵羽哀鴻獲集安宅又烏知非
山靈效順有以默助
天朝之赫濯也耶由是弓矢載櫜分駐

嘉陽且鞅掌匏繫與爲務阻望翠
微而思陟彼仍未遑也癸亥春紿
以採木之役便道一登其上之巘
巖聳峭水態雲光雖領略其槩未
悉攬其全洎明年甲子夏復以繪
獻輿圖須登高探指形勝乃從伏

虎入山竟抵白水寺舍藍輿崎嶇攀躋而上歷八十四盤而後登峯造級俯視羣山纍纍然先我之人著名七重天至遊目而信不誣於以觀封疆之易險辨犬牙之繡錯目所繫者口得而諮之心所會者

手得而劃之成竹固已在吾胷中矣至若名剎勝境懸巖寄室以及煙霞之變態氣候之迴殊羽禽花卉之睍睆芬郁有目之而鑑謂耳之而神移者不且恍然驚慰也哉雖然我之有得乎山前人必有先

得而傳之者聞所憖不若見之真而今所及不若古之備顧安所得志乘一考證之乎伏虎禪師可聞瞻顏而會出其所藏曰此山之志稾也舊志之者不止一家胥劫於灰燼今欲此付剞劂氏尚以囊澀未

暹余受覽之為蔣太史虎臣手著噫嘻太史固薄軒冕而事汗漫之遊者乎何其不私已遊而樂與天下人共遊之又不獨樂與天下人共遊且樂與天下千萬世而下之人共遊之耶嘗論子瞻子美生於

蜀而不獲一遊爲遺恨是知與名山有緣蓋亦難之矣今得斯志劇可以見見之郎見志不見山者亦無不可以不見見之也於余心不猶愈快慰矣夫遂欲從請倡捐以梓適膺

簡命復除黔中凜乎其不可留也而

功因以不果猶望來於同志哲人

建刻斯志其功其名不幾於此山

此志共不朽而傳諸

昔

康熙乙丑之歲嘉平上澣穀旦

四川分巡建昌上南道按察使
司僉事今陞貴州通省驛傳督
糧道布政使司參議三韓傅作
楫譔

序

甚矣峩山之靈大哉宇宙中慕名
來朝者闢雲棧渡三峽竟不知有
蜀道之難也霦山左清源人已亥
冬由銓部引見
乾清宫奉

恩馳驛來宰此土兢兢業業惟以養
士安民吏治薄書不勤不愼不清
卓夜自懼雖日對名山罔敢率自
登臨寸晷之暇未甞不仰止久之
嘉庚辰秋奉
撫軍祈晴峰頂遍覽上下因有觀

止之題今經三載毋不敢率自登
臨者素稔山高天半磴道崎嶇如
觀心鑽天梅子諸坡險巇至極最
苦攀援曾令同里李張兩秀士董
脩峻路紀有東嵓之額於白龍洞
自茲南北遊者雖登高臨深得扶

欄引磴即風雪凜冽亦可順巖而下蕪有乘輿而上者頗覺康莊但夫役云勞亦從而憚之霖是以不敢率自登臨也然而山之靈尤不爽壬午冬　撫軍貝來　提督岳來　遣南使羅來導引　海大人

來 吳大人來 德公喇嘛來皆

奉

天子命來自峰頂以下

御匾鱗鱗賜光相寺慈燈普照

天顏咫尺也賜藏經閣玉毫光

宸翰燦爛也賜卧雲菴野雲近

帝鄉也賜洪椿坪忘塵慮示
天心也賜伏虎寺離垢園昭
天章也賜雷洞坪曰靈覺以覺世也
賜二坪曰善覺以善世也又賜字
幅疊疊如宿世身金粟諦現相說
法也洗鉢泉初暖喝對境出塵也

錫飛常近鶴傍

龍飛也挂衲雲林靜依

慶雲也釣艇去悠悠將來作舟楫也

何所問津梁異日期詔對也絕頂

來還晚日前

紫微星動也是

天子之光亦峩山之靈也霖躬逢其
會偕峩邊守戎王永福得隨登臨
回憶
君門萬里天末邊城不有峩山其何
有
御筆遍灑其何有勞

內外大臣而至此晉正千載一時不
可泯沒霖知斯土除立碣謝
息外爰緝山志而登其首使僧知珍
重而登山者覽焉亦知山之靈云
旨
康熙癸未歲季夏日

賜進士第知峩眉縣事清源龔霖雨

亭拜序

後序

余　先君子受知於　蔣公嘗語余言
蔣公學問淵源浩無津際著述之才殆
有天授意其爲再來人耶後果尋峩山
之巔遂解簪纓長隱於伏虎寺以終而
再來人之語更僕可驗山志乃公遊山
旹校讐自星野形勝高人方物以迄於

藝文纖距不遺簡約備舉余奉
命尹洪復代庖守嘉州適伏虎禪師與錢
熱公所輯志丐余一言余惟名山大川
名公碩輔遑遑寄遊履以娛心悅目極
宇宙之備觀舒心意之曠適然過而忘
焉雖領畧旨趣終令山水笑人俗也即
意之所之搦管濡毫終不能述其一二

則亦聽造事之就範已耳公獨惆悵盤
之幽潛吊林巒之失軼慨古人之湮沒
不彰而佳文妍咏之覊爲榛莽也雜其
繁蕪採其菁華嗽其芳潤彙爲一編令
觀者極目而忘倦若摩吉輞川圖之能
瘳痼疾也秉燭讀之如涉虎谿歷涼風
橋過歸雲閣玉女峯而陟石船也如遊

洪椿坪中峯寺飲玉液聆響水觀雙飛橋應之光相而見眞人大師之呼應而對奕也如崎嶇九嶺岡叩孔老洞坐蓮花石噤聲於雷坪而攪龍於池採魚於穴也如經天門懸井絡見天圓光照自身影聞佛現鳥捫參歷井而欲追普賢鹿跡於雲窩也極樂中宵不知申旦乃

歎然曰栽看之勝甲天下非公爲銘槧
其飭與傳之於是乃憶先君子示余之
非私言也感而歎息遂書於後
昔
康熙己巳歲如月朔日慈湖胡梃松濬
亭氏書於嘉陽官舍

志餘序

昔逸少先生志遊峩而卒不果恒太息緣之未足衲每服膺其言及成峩志而益感慨係之顧山之於人與人之於山洵有緣也哉太史虎臣蔣先生木天顉輔一旦塵視軒冕扶舁來峩止蒲楊於山寺出其奚囊所貯峩山志稿與衲訂

以見聞風雨晦明兩易寒暄成帙一十八卷而志餘一卷尤叮嚀旨趣言言金石字字醍醐起茲山從嵩之所未有而一一開其面目山顧於太史有前緣耶不然太史初何涉於嵩而乃歛其散逸以集其成寸寸而纍早已脫稿於燃藜天祿度日花磚珥筆不遑之秋且卒如

其意來止忻忻也觀其回首一偈謂茲山之老衲再來而前緣爲益信矣嗟乎衲昔當蜀經灰劫餘具帆萬里來禮願王山水靈人若逢吾故于伏虎古蹟不惜頂踵薙草開林爲願王廣太行數十年間未敢少懈招提大聚始觀厥成溯洄壯遊曾幾何日而今且倏近桑榆質

衰蒲柳矣讀太史遺編兢又又虔度恐以
緣為太史羨者徒亦以緣為太史謝之
幸荷　護法諸大檀越善太史之勝因
覔以棗梨授之剞劂俾與山靈同貞不
朽竊幸太史有願克諧矣然則太史豈
僅與山為緣而山又豈僅與太史為緣
哉今而後後戒禪身廣象考力者欲有

以各證其緣卽以斯志爲龜鑑也可

旹

皇清康熙二十八年菊月伏虎衲海源謹

識

峩眉山伏虎寺僧臣照裕領

御賜金剛經壹部

金字心經壹部

藥師經壹部

匾字

離垢園

字幅壹章題曰

宿世身金粟初因社白蓮瞻依祇八萬接引路

三千果結菩提樹池分阿耨泉無生能自悟雨

似散花天　僧詩

伏虎寺寓僧臣德果頌

御賜字幅二句題曰

到處花為雨行時杖出泉

善覺寺僧臣元享頌

御賜金剛經壹部

大峨寺僧臣常蔚頌

御賜金剛經壹部

字幅二句題曰

洗鉢泉初暖焚香曉更清

洪椿坪僧臣圓瑞頌

御賜金剛經壹部

藥師經壹部

匾字

忘塵庵

字幅二句題曰

錫飛常近鶴杯度不驚鷗

白龍洞僧臣祖元領

御賜金剛經壹部

字幅二句題曰

挂衲雲林靜翻經石榻涼

毘盧殿僧臣德敬顧

御賜金剛經壹部

藥師經壹部

字幅壹章題曰

釣艇去悠悠烟波春復秋惟將一點火何處宿

蘆洲

雷洞坪僧臣慧植領

御賜金剛經壹部

匾字

靈覺

金幾藏經閣僧臣照乾領

御賜金剛經壹部

藥師經全部

匾字

玉毫光

字幅二句題曰

絶頂来還晩寒窓睡達明

卧雲庵僧臣照玉領

御賜匾字

野雲

字偈壹章題曰

何所問津梁行行到上方天香飄廣殿山氣宿空廊石漱泉聲細林穿鳥路長疏鐘沉淨雨坐覺俗情忘（錄僧人詩）

光相寺僧臣普震領

御賜金剛經壹部

藥師經壹部

匾字

慈燈普照

聯

康熙肆拾貳年歲次癸未陸月望日鐫志

峨眉山志目錄

修山志說

名山可以神會不可以目窮可以心契不可以言傳言傳者其迹耳而山之精靈不與焉要其迹不可以不傳則言固未可廢也肄樟棲霞飲谷方外自遣素

奉教於

梅莊何先生一旦 先生以

憲副素徵曹先生之命舉峩眉山志下商樟媿譾劣罔所識知然聞工人之治罷也遇大罷必專心致志畢思殫慮以治之故罷可成而不憂其窳敗峩志之役大罷也於是細加參考字斟句酌釐正倫次次黜

影附分别條項校訂訛舛增益新聞每條以小序數語引其端俾便省覽凡以敬慎厥事庶幾以言傳者不至言之過而流於溢言不及而失於隘焉耳

古戎後學宋肄樟謹識

峩山圖說

井研胡世安大學士

西南屹然摩漢首記峩眉䙎岷嶓而帶江涪遠竆天竺近矚蜀都陰壑陽岩雲谿風洞朝莫而冬夏降陟而晦明花卉別鍾禽虫畸類琳宮玹觀錯飾其間逸客騷人迭相盟壬洵坤輿鉅望也意接口得而宣之有遺音矣目涉手得而繪之有遺形矣神交手與口得而億中焉繇有出入意表者則天機離合之因也余既集衆言以測厥蘊先茲圖以辟厥儀三百餘里郛廓直欲尺寸規之以引游緒可謂撡約而顧耆矣世有祟域外觀者小中見大略處稽詳則第七洞天

法界可決背內之矣又何必策筇西極置身兜羅緜雲表也客竹主人題

圖頌

雲間李尊美

二儀分位流峙各事鍾爾峨兮上應鶉首下帶龍蔓睇岷嶓兮權輿南戒游蹤罕届仙隱遁兮相冀封山如蟠啟關係逶迤兮緜雲冠椒環靈巘慓態刹那兮莫雨匪嵐莫唄匪菴歷嶮巇兮耳而目之久而倏之引與酡兮兜毫圖畫聊以意逆維漏多兮

圖說

西山張能鱗上南道

蜀山峨眉稱最峨峰天門爲奇蓋山以肉勝獨玆兩

石對峙矗插入雲歸然峭拔此山之真面目也若雙飛橋更爲絕勝黑白二水盤繞澎湃而出翠微天一地二生耶成耶滙而爭趨於壑以峽偪不得遽遂其性中有巨石如心而水勢湍激噴漱石上洄漩不已觀此而果行育德洗心藏密之理思過半矣因改名爲洗心石斯圖繪所不能盡者故表而出之


峨眉縣


鄂王祠



華嚴寺
伏虎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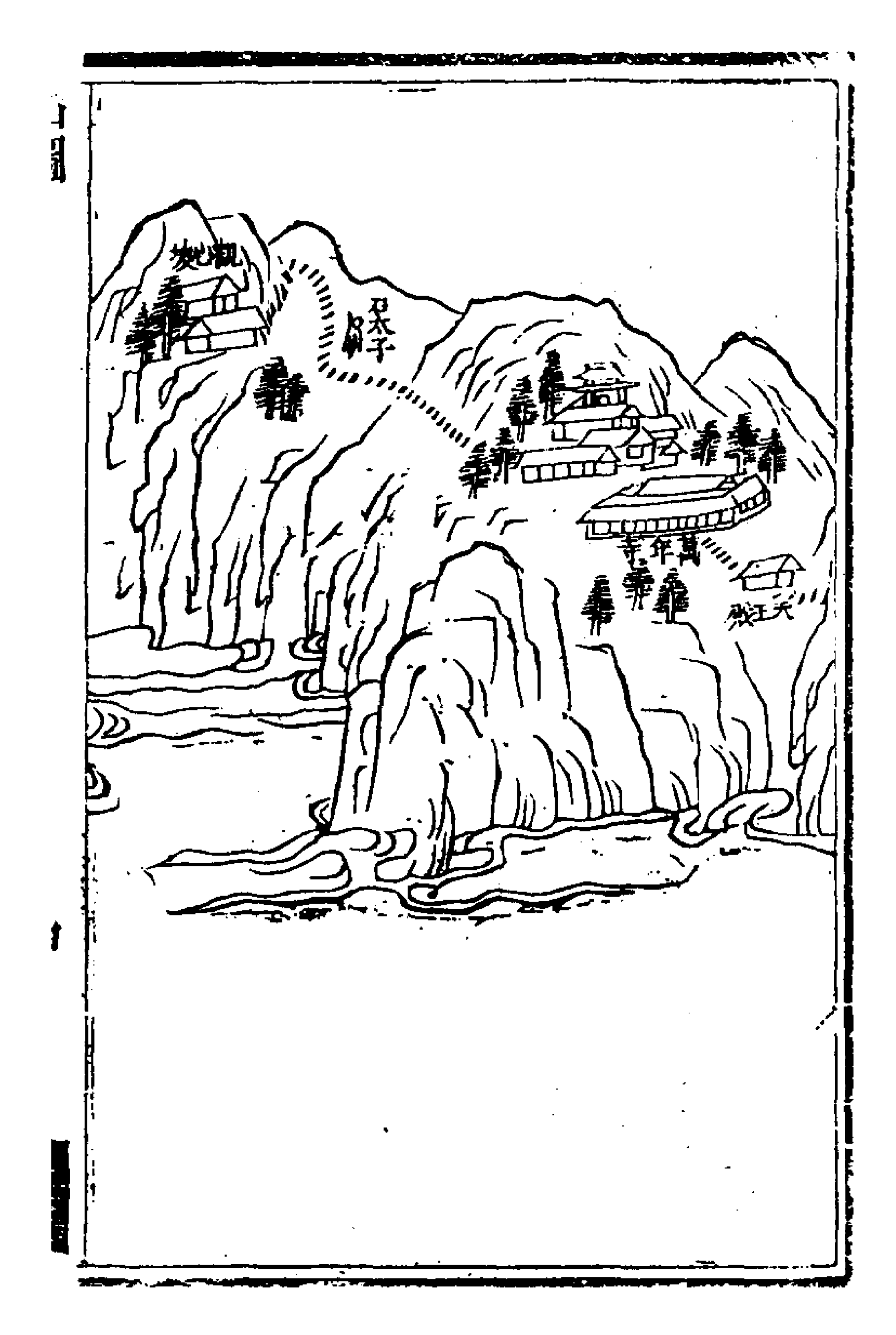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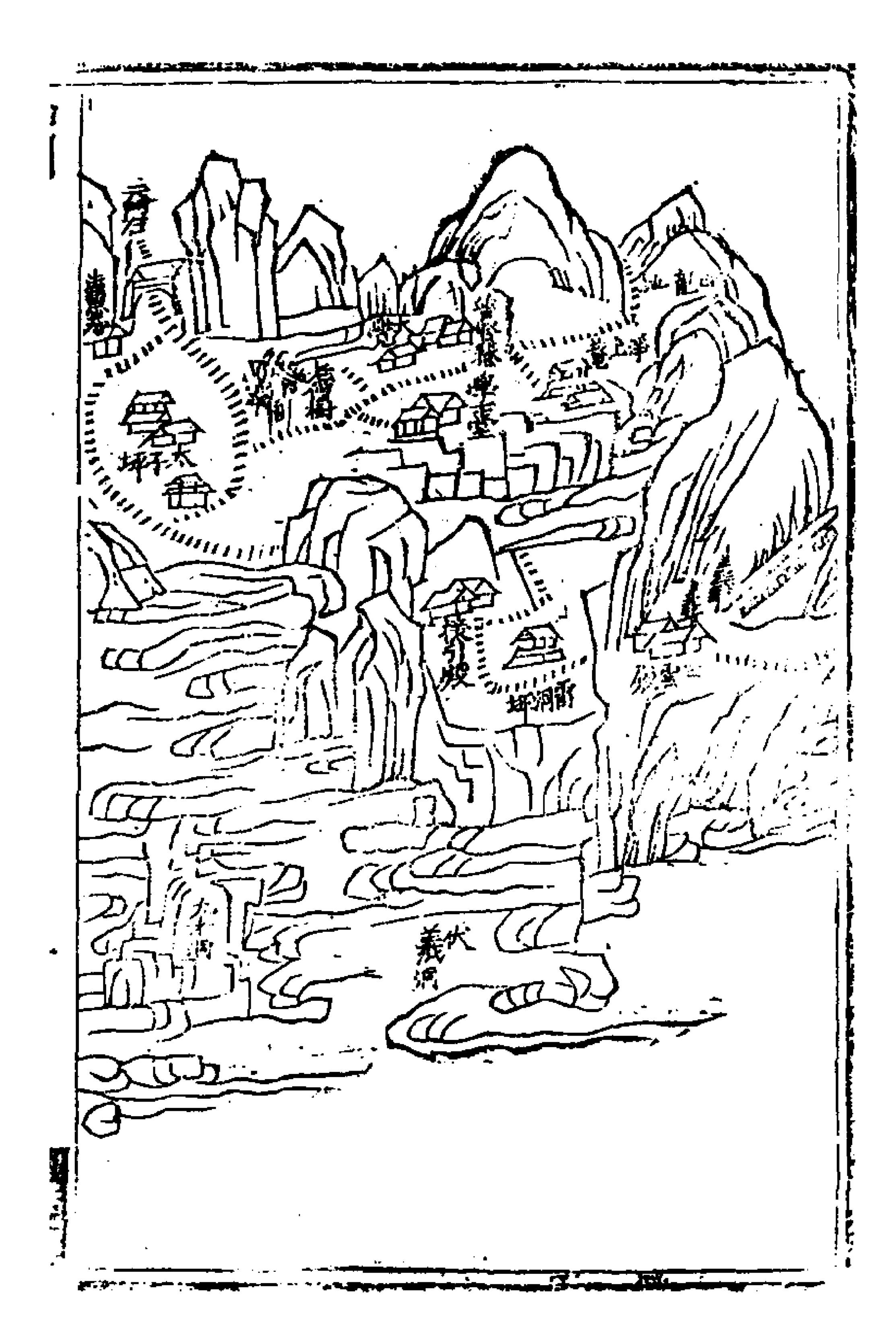
洪椿坪
心寺
清音閣
接王亭
雙飛橋
洗心石



大振衣
門洞


觀心坡
太子坪
萬年寺
天王殿


祖殿


太子坪
接引殿
南洞坪
伏羲洞



金殿
銅殿
七天橋


邑人馮文炳寫


皇帝萬歲萬萬歲

峩眉山舊志蔣大史凡例

一修山志與郡邑志不同是編凡關係山中彤勝僧家典故雖細必書其有高山大川琳宮寶刹不係峩山地界者一槩不敢妄入

一是編原本井研胡閣老譯峨籟兵火之餘山中片紙隻字俱無其書所載不忍一字遺失所輯前人詩賦俱經壽梓其餘憑仗別集網羅及各寺僧抄錄名賢題詠者僭妄删去十之一二非敢立異亦以成美云爾

一志以徵信不可貪圖怪異据摭成編如上林橘柚

芳洲杜若取快一時始識千古是編凡禪宗仙佛非確在峨眉修眞養性及投笻飛錫過化此方者不敢妄入其餘土產方物除茶筍之外如雪蛆空青放光石雷威琴之類古有是名今無是物恐後人傳訛襲謬重爲地方累特爲剖白纖悉識者辨之

一峨眉雖係皇眞道場近來人亡觀廢杳無踪跡欲問舊時投道升仙等勝地茫然不知其處雖有宋王坪軒轅觀舊址一望虛莽不敢妄爲增飾恐有道家眞是有心星漏將來移玉入山當自知之耳

一是編除原本釋籍外止據四川總志及嘉定州峨眉縣志蜀中廣記等書取裁不廣考訂不精止可爲名山留一影像耳

一峨眉山道前後名賢游記開載甚詳然亦有蠟屐所過親攜筆札登記者亦有事後默識記一遺十者又有傍詢任僧及輿從皂隸者言語錯亂頭尾倒置或將歸路認爲去路或即一處指爲兩處今皆一一咨詢考訂詳明以後登山如聚米書裙免致車中指視頗稱快事

一舊志遺史無從考訂謹據峨眉縣志所列山水無

多至山中老僧傳說半多附會如一青蓮峰分爲二峰曰大尖曰蓮花一井絡泉稱爲五處曰聖水曰觀音曰逼精曰半月又名賢遊記中有本無是山偶憑耳食便登掌記者如大歡喜亭八十四盤上有桫欏坪查桫欏坪在千佛頂後與師子羅漢等坪同列若初登頂時並無所謂桫欏坪者如以桫欏得名此花遍滿山頂如秦廬粤鑄何處無之華嚴閣圓通庵全無影響今皆一一改正前人有知想亦喜稱起予耳

一舊置庵堂寺院名目極多滄桑之後金壁瓦

櫟櫰梓梧丘不敢盡爲淹沒僅留虛名於楮墨之
上然在愚見不問孤居侶處現前佛屋連椽接棟
儘可爲容衆棲身之地不必又樹興復之說再圖
括化徒費精神是在高明毅然作一竪刹竟義可
一志戒毋苦上臺檄取爲往來應酬之用僧家拮据
楮蠟供給工匠酒食之類轉成大累今當預啓當
事凡欲取志乞攜紙墨及工匠飯食入山自行印
刷似此功德勝比尋常供佛飯僧十倍也
康熙十一年壬子仲秋望後四日樂陽山人蔣超謹
識